

视去除它了。

——《摆正自己的位置 修去指望常人的心》

在常人中，一栋楼房要做好防火措施才能将火灾的可能性减到最低；如果到处是易燃材料，甚至还有火星偶尔冒出来，这不是将自己置身于极不安全的环境中吗？我们是修炼的人，有师父的看护，不是邪恶想动就能动的了的。但是我们的做法要在法上，不要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有时一个同修出了什么事，大家可能都互相转告：不要再联系某某同修了，他手机已经不安全了，把他的微信删了，也不要给他打电话了……其实因为邪党控制着微信服务器、电话网络，即使自己的电话上的联系记录删除了，邪党那儿同样有完整的通信记录和内容。不要以为有的相关学员一时没有被抓，就没问题，往往是被重点监控，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同修间联系，最好的方式是使用明慧网的站内信箱，只要能上网，这种方法不难学会，关键看我们用不用心。如果不能上网的，也要避免用自己实名制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与同修联系。我们自身能做正，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同修负责，对整体负责。

——《就微信使用问题与同修交流》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台湾新北市十月七日举办淡水环境艺术节活动，法轮大法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旗鼓队和腰鼓队等受邀参加开幕式踩街活动，吸引数十万民众驻足观看。主持人和民众更大力欢呼：“法轮大法好！赞！赞！赞！”

第 822 期

2017年10月12日



修炼上有漏，心性出问题了吗？这么依赖技术，认为这是摸得着看得到的，可以控制。看不见的不相信。我有把自己真的当作修炼人吗？另外，看到别人的过错或不足时，虽然也会尽可能的去弥补圆容，因为知道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得这么做，但有时心里会抱怨，会想她怎么这样？怎么就不能那样？通过学法，我悟到，看到的别人的不足也就是自己的不足，不然不会被我看到。真正的善，慈悲，是没有条件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显然我还没达到要求。做媒体，每天忙忙碌碌，看到的关心的很多都是常人的东西，如果忘记自己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很容易陷到做事中去，变成常人在做大法事。

——《在新唐人工作中的修炼体会》

同修说：常人中，不管是皇帝和乞丐在大法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为什么要特殊看待现政权领导人呢？这不是有分别心吗？觉的现政权领导人重要？作用和使命大？其实他不过也就是一个常人，一个也必须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常人，选择错了，一样被历史淘汰，留不下来。常人能做得是什么呢？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在安排和控制，为什么要特殊看待他呢？我们这样特殊的看待他，不是在害他吗？别说常人，同修之间把哪位同修看得很特殊的时候，都可能把这位同修置于魔难之中，旧势力会把他（她）往绝路上推，我们不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教训了吗？真的不要把世人特殊看待啊！同修的话使我看到了自己一直没意识到的人心执著。我认识到：有指望常人的心还不是一个小的执著，它障碍着我们从根本上的转变和升华。而且在指望常人中，我们把自己摆在比常人还低的位置（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假如正法结束了，师父要把我们摆到大穹中不同层次王和主的位置，可是我们指望常人的心还没去，我们自己非得要把自己摆在低于常人的位置。那叫师父把我们摆放到哪儿呢？而且我还发现，在这颗指望常人的心后面有求安逸的心、自私等各种不好的东西，而且最容易在大法弟子中造成大的人心波动，绝不是小问题，那真的是需要我们重

明慧週刊

第 822 期



台湾新北市十月七日举办淡水环境艺术节活动，法轮大法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旗鼓队和圆鼓队等受邀参加开幕式踩街活动，吸引数十万民众驻足观看。主持人和民众大力欢呼：“法轮大法好！赞！赞！赞！”

第 822 期
2017年10月12日

明慧周刊

第 822 期

2017年10月12日
WWW.MINGHUI.ORG

内容提要

重要新闻（上图）

一千三百余名法轮功学员九月三十日在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集会游行，游行从交易所广场出发，途经巴黎歌剧院和皇家宫殿，最后抵达卢浮宫对面的卡鲁索广场。

修炼交流

警察你违法了

大陆综合

贵阳市两位女士被非法开庭 律师要求无罪释放

孙茜家属请律师控告北京公安局

本周三退统计

截止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286,402,814

修炼交流摘录

初期，我在讲真相时，重点是我要告诉他们什么，我要讲什么，不太注意听，甚至还会打断别人的说话，注意力不在听别人说什么。在与同修相处中，也是有同样的情况，说的多听的少，很少用心听。一天，我女儿发短信给我，问听字是什么意思，我一看这个字怎么和“德”字那么相似，正体字的听不仅要用耳，更要用心，他与德有关系。简体字的听，既不用耳也不用心，而是用口，根本没有德。我明白了，会听是靠修出来的，需要放下自我。而我是在党文化中泡大的，整天讲斗争哲学，根本没有学去听别人的，也不会去用心听。要想救人，就必须修掉党文化，修掉自我。慢慢我发现用心去听，就容易发现别人闪光的地方，容易找到讲真相的切入口，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讲，才能讲到点子上。

——《在协调和对政府人员讲真相过程中修炼》

一次和一位同修交流，无意中我说，每次做节目都象上战场，就怕出问题。工作全部结束后才会松口气，庆幸一天终于又平安度过了。她反问我：“你是怕项目出错呢？还是怕自己出错？”她突然这么一问，把我给问住了。当然我肯定是怕项目出错，这是起码的责任心，要对项目负责。可是除此之外，好象更多的是怕自己出错。之前我还真没想过，这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很大。因为有时同样的错误，如果不是自己干的，其实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次注意就好了。可如果是自己犯下的，就觉得是天大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想到这儿，有点被自己吓到，没想到隐藏在这颗“责任心”后面，竟然还有这么见不得光的执着。具体它是什么呢？我向内找自己，感觉自己分成了两个我，一个是真正的我，没什么观点，在看着人中的这个我，在整个过程中是怎么动的念，她只要一动念，我就能抓住她。人中的我总是先找借口说：“设备出问题，软件出问题，网络出问题，这是干扰，这不能怪我呀。”不错，表面

40 上看这真不能怪那个我。但是为什么就能被干扰了呢？这不是

目 录

2	时事新闻
2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4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4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6	大陆综合
8	大陆综合消息
8	严正声明
10	世人觉醒
13	人心与因果
16	时事评论
16	我眼里的法轮功
19	修炼园地
19	警察你违法了
21	守住正念 - 再大的魔难也会消除
26	不能忽视一思一念
28	勿将做事当作修炼
30	近期对去掉妒嫉心的体悟
31	也谈去掉色欲心
33	人的东西追求越多 - 离神就越远
36	难忘的那片花
38	七年义务修理
40	修炼交流摘录

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十月七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安省锡姆科举行的诺福克博览会及赛马节，设立真相展位，介绍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居住在锡姆科的 Bob 和 Deb 夫妇接过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后，太太 Deb 立马就学炼，夫妇二人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他们表示无法相信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受到那般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两人在填写营救法轮功学员的征签卡后才不舍离开展位。来自安省伦敦的 Kate 和几位朋友在展位前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对学员说：“我们都从事压力非常大的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一个能减少压力的方式，(法轮大法)这正是我们在寻找的！”

十月九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基奇纳-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主办方表示明年还会邀请他们；西人观众赞法轮功的辉煌；华人称法轮功是一种美好的展现。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 Marc-Andre 兴奋地说：“法轮大法的队伍最壮观，那就是为什么我刚才站起来欢呼的原因。我知道他们在这里的出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这里能自由展现他们的美好和辉煌，他们能自由传达他们的意愿，这也正是他们受欢迎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加拿大这个国家自由的可贵。”

十月七日，德国法轮功学员来到南部黑森林的门户重镇弗莱堡举办了信息日，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同时告诉民众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真相。很多人看了真相展板，主动签名支持反迫害；也有的自己上前取真相资料；还有的索要多份资料要带给同事朋友看。有十多位中国人了解真相后，选择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中有刚来不久的留学生，有定居当地的华人。

一个刚出来两个月的留学生，说自己不信什么共产主义，没入团入党，她对戴过红领巾也必须声明退出少先队不以为然。

我拿出买耗材的钱和我自己的生活用钱是分开的。有一次出去走的急，忘记带钱了，回来时口袋里只有一元钱。我想：怎么办？买耗材的钱不能用于生活，我只买了一瓶水，二十来里的路我走回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无论我遇到啥困难，一想到师尊想到大法，浑身就有用不完的劲。师尊（法身）多次关切的问我：“能行么？累不累？”我感动的说：“师尊，我是大法弟子，我能行，我不累。”

今年七月的一天，大雨下个不停，有一位同修让我下午三点半以后上她家去修打印机。我们三位同修连续发三个小时正念后，已经四点多，雨还下的挺大，我打着伞冒着大雨就去了。那俩位同修说：“下这么大的雨他还去了。”“真是风雨无阻啊。”雨大风也大，打着伞衣服也淋湿了。路上积很深的水，汽车轱辘都淹没了，我趟着水急忙往同修家赶，走了二里多路，到她家大雨还哗哗的下着。她感动的说：“下这么大的雨你还来了，太谢谢你了。”她女儿也很感动的说：“哎呀！雨下的这么大还来了”。我抓紧时间认真的修好了打印机，让她试一试，好使了。我虽然全身湿透了，皮鞋也泡变形了，但是，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我在修炼的路上要走正，时时在法上。及时修好打印机是我的责任，为救度众生打印出精美的各种真相资料。

七年来，我记不清修好了多少台打印机，组装了多少台打印机，更记不清我为困难的同修买打印机、买配件、买耗材花了多少钱。只要在法上，只要为了救人，我就踏踏实实地去做，不为名利，不图回报，一心做好我应该做的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在最后的的时间里不能放松，越最后越要精进，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多谢师尊的慈悲保护！多谢同修们的帮助！

七年义务修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我是一九九九年四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的走到了今天。二零一零年六月我退休后，全身心的投入到大法修炼之中。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我克服了年龄大、没文化等种种困难，学习了各种打印机的安装和修理，我自愿当义务修理工。

今年六月有一天，我忙到晚上五点半回家了，刚一进门看见有三位同修在等我，都着急修打印机。有位同修说：“我等你好几个小时了，现在就跟我走吧。”我爱人（同修）说：“饭做好了，吃完再走吧。”我想：同修着急打印真相资料，还是先修机器吧。我没吃饭就走了，回来已是晚上十点二十分，家人已经睡觉了。第二天我又先后去了那两位同修家修好了机器。我虽然有些累，但是我心里很高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无论严寒酷暑、风雨交加，我天天背着十几斤重配件工具包，只要大法的需要我随叫随到，及时修好打印机，抓紧时间救人。有公交车我就坐公交车，太晚没有公交车我就打车，我利用等公交车和打车的机会就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为了不给同修添麻烦，不耽误同修时间，赶上饭时也不在同修家吃饭，连水都不喝，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什么随便买点吃饱就行，经常是买个大饼子、面包、卷饼、烤地瓜、爆米花等，有时连一瓶水都舍不得买，有一次买不到吃的两顿没吃上饭也不饿。

有报废的机器，我把能用的配件都拆下来，谁需要给谁用，旧件不收钱；能修复的尽量修好，换新件只收成本钱，同修经济困难的我就不要钱。从来不收修理费，不挣大法弟子的一分钱。有位做资料的同修是农村的，生活很困难，我就拿出八百元钱给他买耗材用。有的打印机换完新的打印头或其它零件，同修问多少钱？一听说四百五十元钱就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没有就不要了。

学员说，当年你入队时，举着小拳头宣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近百年历史证明，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迟早灭亡。你发誓效忠它，这不是发了毒誓吗？声明退出，把那个毒誓抹掉，保住平安，能有未来。留学生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您不说，我哪知道啊！学员说，你在德国听到的这个福音，用“德福”这个名字退怎么样？留学生欣然同意。

英国伦敦的金斯顿大学九月二十一日举办了大型的年度学生社团迎新会，法轮大法社团也应邀参加了迎新会。在两天内，有超过两百多名学生来报名参加炼功班。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也看到了法轮大法社团，开始很惊讶，但都愿意拍照留念。

二零一七年九月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发生三次地震，二十五万人的房子被震毁。当避难所主任了解到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同时可以帮助人们减缓压力时，他马上同意法轮功学员晚上去避难所，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因为那里的大部份人都处于失眠状态。法轮功学员每周二次到体育中心艾尔罗萨里奥避难所，受到欢迎。索科罗女士学功后说：“我总是感觉冷，但我一学功，就感觉好象他们把暖气打开了。”多拉女士说：“我感到非常放松，好象有什么东西释放出去了。开始时，我感到很困，后来我特别感动。”大卫分享到：“我感到好象以前就炼过这个功法。我精神非常集中。”

一位叫 Javier 的男士在地震中被倒塌的墙砸到。他的脖子上戴着护套。当他学完第三套功法时，他说：“我感到非常放松，感觉非常舒服。这个功法太好了！”他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当他了解到法轮功于一九九二年传出，中共一九九九年后是如何迫害法轮功时，他说：“中共想毁坏如此珍贵的功法，想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太可悲了。感谢你们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来支援我们。”

上星期天，有四十多人在教堂学炼了法轮功功法。佩特拉女士说：“我今年五十五岁，经过了这些，我一直处于压力之中。感谢主，现在有人帮助我们。一位法轮功女学员来了，她

带来的功法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学了这个功法，对我帮助很大。这几天我的肩很痛，我感到颓丧，睡觉都感到压力，在痛中醒来。现在学了这个功法，对我帮助很大。”

——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彩霞和女儿刘东洋九月二十九日被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非法判五年、四年，两人分别被罚金各一万元。王彩霞、刘东洋提出上诉。王彩霞和女儿刘东洋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早上五点被农安县国保警察撬开窗户、非法入室绑架、构陷，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被非法开庭。

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第一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王凤臣、冷秀霞夫妻，艾教杰、李连生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被绑架、刑讯逼供，被非法关押近九个月，据悉于十月十一日被非法庭审。

湖北襄阳市谷城县法轮功学员朱定敏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绑架，又被国保大队非法抄家、抢劫走近5000元，二零一七年八月被冤判五年。朱定敏60岁，二零零一年四月被绑架，被冤判七年。

河南省林州市桂林镇法轮功学员冯俊红二零一七年十月六日在县城大街上被县国保警察绑架，随后国保警察找到冯俊红的妻子逼迫她回家开门，对冯俊红家里进行了非法搜查。冯俊红的父亲冯有福因为诉江于二零一六年四月被绑架，年底被非法判三年，上诉后，案卷驳回重审，冯俊红为其父亲聘请北京律师辩护，法官欲找借口取消律师的辩护权，在律师的严正交涉下，至今未开庭。

——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

十月七日，台湾新北市举办的淡水环境艺术节“舞动淡水，艺游老街”活动热闹登场，法轮大法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旗鼓队和腰鼓队等受邀参加开幕式踩街活动，嘹亮的乐音和振奋人心的鼓声，吸引数十万民众驻足观看，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

求师父加持。立刻感到手掌发热、全身发热，感觉到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后半夜我一直在发正念，头脑非常清醒。

此时丈夫状态已明显好转，说话清楚了，嘴也不歪了。我想，一会上班医生要做各种检查，不能听他们摆布，得离开这里。天刚放亮，我叫起丈夫，搀扶着他从侧门走出医院。一边走我问丈夫：知道师父是谁吗？丈夫做了明确回答，语气很坚定。这样我心里更有底了。

可走着走着我傻眼了，往哪走啊，昨晚打车来的，七拐八拐的我根本不知道路。我就求师父指给我们回家的路，我搀着丈夫只管往前走。

忽然眼前出现一大片鲜花，我也叫不出是什么花。那花五颜六色鲜艳夺目，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好看的花。此时我心里就象开了一扇门，隐约感到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我们。

在往回走的过程中，丈夫的身体也在逐渐恢复，越走越平稳。没走多远，看到儿媳妇在小区楼前张望呢。看到我俩，她惊讶的问：妈，你们怎么回来了，医院的值班医生在找你们呢，发现你们不在，刚给我打的电话，你们就到家了。坐车也没这么快呀？我立刻答道：是师父把我俩送回来的。儿媳妇“啊”了一声，神情显得又惊奇，又不可思议。她马上给出差的儿子打了电话。

儿子在电话那边带着哭腔说：妈呀，你怎么不给我爸治病呢，这要是耽误了怎么办？我说：儿子，你放心吧，你爸有师父管，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我是你亲妈，还能骗你吗？

第二天，儿子就从外地赶回家，看到爸爸果然行动自如了，惊喜的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今后更支持你们二老修炼法轮功，谢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

经过大量学法，对照法向内找自己；发正念，否定旧势力，丈夫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后来我们又返回那条街看花，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那片花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永远难忘。

曾经在名利情中摸爬滚打的我，在大法的清洗下，在师尊的无量慈悲保护下，在各种矛盾与心性的摩擦中，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到自己渐渐的离人越来越远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丈夫、孩子、工作等等不符合我标准要求的事情而生气怨恨了，那十来年中对丈夫的怨恨渐渐消失不见了，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同时，这二十年的修炼经历使我更加坚定的意识到能在正法时期做一名大法弟子、能做师尊的弟子是多么的幸运与难得。这种感受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而语言在这种感受面前却显得那么的苍白与无力。

个人所在层次体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多多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新生〉

难忘的那片花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七日】二零零七年我和丈夫（同修）到南方某市伺候儿媳妇坐月子。到那没几天，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丈夫突然感到左半边身体麻木，说话大舌头，嘴角歪斜，症状就象是常人的“半身不遂”。儿媳妇一看这情景，马上打车把人送到医院。那时医院早已下班了，只有值班医生接诊，安排住院。然后护士来到床前询问：大叔，您多大岁数了？丈夫答我二十五了，只见护士记下：思维不清、口齿不灵、半身麻木。所有的事情完毕已是半夜十二点了。

因事发突然，我当时没了正念，听了儿媳妇的安排来到医院。慢慢平静下来，我心想，这不对啊，我俩都是大法弟子，师父不可能这么安排啊，就是有漏也不许旧势力钻空子，不许迫害，我得发正念否定旧势力。我趴在丈夫耳边告诉他：求师父，咱们都是大法弟子，不承认这个假相，快在心里发正念。

我又想：我俩是一个整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也在考验我在这关键时刻是否信师信法。我们是有师父管着的生命，只有师父说了算。坚决否定旧势力，不承认它。我立掌发正念，

影。主持人和民众更大力欢呼：“法轮大法好！赞！赞！赞！”还有不少群众向法轮功学员要法轮大法简介和莲花书签。主席台更不断的用麦克风很清晰且亲切地多次介绍法轮大法好，“这是修真、善、忍的团体，可以让人身体健康，道德提升，让社会越来越美好，大家都来学炼好不好？”民众拍手叫：“好”！

十月十日，由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受邀参加彰化县政府主办的庆祝双十节暨行进乐队游行比赛。近两百位团员的浩大阵容，在和美镇的街道上最为吸睛，整齐的步伐，嘹亮的乐音，令民众赞叹。

十月八日，美国旧金山市一年一度的哥伦布日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主办单位和观众的欢迎。当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亮丽多彩，他们演示的功法，带给我们宁静、祥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修炼法轮功，能够改善身体健康。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法轮功的队伍参加游行，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传递的信息。感谢法轮大法！”游行主委 Amy Deamicis Wilton 表示，“法轮功的队伍非常优秀，他们是游行的亮点，带给我们祥和、美丽。”游行主办者表示希望明年还能看到法轮功的队伍。

美国内华达州法轮功学员九月三十日参加了在克拉克县政府办公楼外露天剧场举行的拉斯维加斯素食节活动。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在听取了学员介绍后，他们表示非常感兴趣，同时感谢法轮功学员把这些美好的信息带给他们。

二零一七年年中秋节前夕，丹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的身体精神心理健康博览会。人们一走进入口处的大厅，映入眼帘的是身穿黄色衣服的两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悠扬的音乐中展示五套功法。一位在丹麦居住多年的爱尔兰女士了解到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按照真善忍修炼可以达到内心的宁静，身体健康，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时，她说我也要炼。她买了英文的《转法轮》，说：“我住的社区经常有很多活动，我可以把法轮大法告诉他们，也想邀请你们到那里去参加活动。”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贵阳市两位女士被非法开庭 律师要求无罪释放

贵阳市现年 60 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曾祥莲女士与 58 岁的法轮功学员曾贵云女士，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分别被非法开庭，律师依法作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释放。

在两场庭审的“个人陈述阶段”，曾祥莲、曾贵云都明确表示：信仰法轮大法无罪！在这两次庭审的最后，王雅军律师都语重心长地说：“面对皇帝的新衣，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要普通人的良知与勇气，如果面对邪恶保持沉默，就是邪恶的帮凶，又愧对自己的良心。在错案责任终身追责的今天，请各位法官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

在这两场庭审的整个过程中，主审法官的态度始终比较平和，法官和公诉人发言较少，发言也很简短，发言较长的主要是律师，特别是在“法庭辩论阶段”。休庭前，法官宣布说：合议后、择日宣判。

庭审结束后，两家旁听的家属对律师的辩护皆表示满意；曾祥莲的女婿说“律师说的在理，那些人（指公诉人）口说无凭。”事前他不相信律师敢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现在态度有所转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信仰、人身遭侵害 孙茜家属请律师控告北京公安局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加拿大籍法轮功学员孙茜母亲聘请的控告代理律师在京对北京公安部门错误使用法律陷害孙茜的罪责，及酷刑折磨孙茜的罪责，进行了控告。

这是继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孙茜母亲在京就孙茜遭受酷刑控告遭推诿后，聘请律师代理再次控告，但目前依然被推诿、拒收控告材料，“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新政策依然得

然的做好自己该做的，那才是真正的心在法上，也才是真正的在同化大法。

明白了这个理后，我不再指责与怨恨丈夫了，也不再要求他做家务和体谅我工作的辛苦与压力了。相反，内心真心感谢他的“懒惰”、“自私”表现起到了帮助我看透世间情爱与名利的作用，也使我更加真切地意识到大法的珍贵与这亿万年难得的修炼机缘的更深内涵。仔细想想，若我带着人心真的追求到了人中的这些西，丈夫若真的符合了我对他的人的标准与要求，那我一定会流连忘返于这人中所谓美好幸福的假相中，也一定会是一个贴着大法弟子标签、实质却是“人”的人，最终也一定会与大法擦肩而过，那样既毁了自己、毁了众生，也无法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师父说：“观念转 败物灭”[1]。当我明白人中的东西追求越多、得到越多、离神就越远，人的东西追求越少、得到的越少，离神就越近的时候，我汗颜自己在大法中二十年，却一直在追求人的东西，也心疼自己在法中浪费了的这二十年的时间，更对不起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不放弃与慈悲救度之恩！！

现在，我下班回家看到丈夫没做饭、没做家务我也不再怨恨、不再生气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有因有果的，而师父正好在利用这些因果让我去掉人心、脱掉人壳、同化大法；我知道了我要的不是人中的幸福美好与舒服安逸，相反，我要的是在这个人中复杂的环境中去掉这些幸福美好与舒服安逸的观念与追求。

现在的我，下班回家就刷碗做饭或者是和家人到外面吃饭，不再为了丈夫不做饭不做家务而怨恨、指责了，这种发自内心的平和淡然的感觉真好，丈夫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知道心疼我、关心我了。孩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回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他也愿意到客厅与我们交流他思想与个人方面的一些事情了，我们这个家庭又恢复了以往的温馨与安宁，但，我现在的心态却是，有就有，没有也不再强求了！

个好人，那么做好本职工作是应该的，这也是在证实大法。但实质上，努力工作的同时却也盼着升职加薪，在遇到自己认为对我不公的事情时，也会发牢骚、心生妒嫉与怨恨。虽然自己也知道不该这样，这不符合大法对修炼者的要求，但却总是反复犯着同样的错误。自己内心也很苦恼为什么总是去不掉这些人所追求的东西。

近来才意识到，我对丈夫之所以怨恨与不满，是因为我想生活过的更好一些，物质方面更富足一些，在人面前更有面子一些，而这些却都是常人才追求想要的。并且，我将我的这些奢望与执著都寄托在丈夫身上，当丈夫达不到我的要求时，我便对他产生了怨恨与指责，这是多么自私无能的一颗心啊！

作为大法修炼者，修炼就是吃苦，就是舍弃人中的追求，而我却恰恰在追求这些与修炼相反的东西还不自知。口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内心却希望得到人中的幸福美满，这已经是在强烈追求中了，这与修炼的实质不是正好背道而驰了吗？和那些修的好的弟子比起来，自己真是汗颜！

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所谓的好坏，也是师父根据我们每一个弟子的修炼状态利用各种因果安排的。我相信，无论我们能否理解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师父的安排对每一个修炼者来说都一定是最好、最合适的。人中的东西，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该有的自会有，不该有的，即使努力追求与奋斗也依然不会有，但却在这种努力奋斗与追求中增加了执著与人心、浪费了师父用巨大的痛苦延长来的救人的时间。

人的理与神的理是相反的，幸福美好升职加薪对人来说是好事，但大法弟子若也是这样的想法，那还是没走出人，那就还是一个人；痛苦魔难、物质生活的匮乏对人来说是坏事，但大法弟子若也有这样的观念，那也还是一个人。我的意思并非是有意的去追求吃苦、魔难或是拒绝幸福美好与升职加薪，而是对于这些人中的东西既不追求，也不拒绝。表面上看起来无论还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去执著，都能淡然面对，都能顺其自

不到落实。

孙茜今年五十一岁，是北京利德曼生物化学公司创始人，二零零七年获加拿大国籍，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六年登上胡润中国富豪榜。二零一四年学炼法轮功后，健康严重透支的身体得到康复。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九日被带到朝阳公安分局，遭到殴打、手铐脚镣、狂喷辣椒水。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孙茜母亲的控告代理律师携带举报控告状到北京市最高检察院的信访区，律师讲述孙茜遭酷刑的情况。接待的最高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不是他们负责的，要求律师他们去纪委监委信访部门。其后，律师们到北京市监察委反映情况。接待人员仍再三推诿，终未受理。律师此次代理孙茜家属的控告案，递交控告状所遇情形与上次家属控告看守所酷刑的所遇几乎一样，检察院与监察委相互推诿，不收材料。

加使馆曾在会见孙茜了解酷刑情况后，向中国公安部递交了要求调查的材料，但据了解公安部之后没有给予合理答复。

辽宁葫芦岛市赵丽璇失踪多年

赵丽璇，女，满族，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家住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新八区，现今46岁，沈阳工业学校本科毕业，工作后是助理工程师，一九九六年开始学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大约在八月份，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龙山教养院，后来转到大北监狱。在狱中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后来家人通过花钱托关系，她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下午，赵丽璇从家中走出，至今没有音信，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在此表示感谢。

若了解到有学员失踪，请报道出来

前几天，一位老同修跟我说起一件事：同修在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就是遇到失踪同修的家属。同修的突然走失，无疑对家人的打击最大，甚至让家人误会，把不明真相的家人推到了大法的对立面；而明真

相的家人则一直牵肠挂肚的在煎熬着，在无望中等待着，遇到讲真相的同修便升起了一丝希望，寄希望于同修，帮助他们找到亲人。即使不是喜讯，也希望有一个交代，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

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邪恶的，相信大陆各地失踪的同修是非常多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失踪者家属多年来不知道到哪里去问，很多迫害信息、失踪信息没有报道出来。希望听到类似信息的同修们，能够核实失踪学员的名字、年龄、地区等具体信息，报道出来。

“接触网”高压线上不适合悬挂条幅

近期听“安全讲座”（电气化铁路），收听人员广而且是轮流听的。说到有人在接触网上挂标语（法轮功真相条幅）。接触网也就是（架在铁轨上端的）高压线。行业人员介绍它的电压是两万七千伏左右，非常危险！一个是对悬挂者很危险，容易电伤人或电死人。即使离开一段距离，也容易电伤人，它有感应电。二是给铁路电气化维修人员带来麻烦和人身安全隐患。三是可能烧坏铁路电气化的设备。

为此和同修交流一下，个人浅见：做证实法救人的项目要理智的去做。先要看这样做是否确实有人身安全问题，是否带来负面影响；多为他人着想，才能真正起到证实法、救人的作用。建议同修不要在高压线上挂条幅。

严正声明

本周三百七十六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一百四十四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3]“其实旧势力已经被定为正法的魔在清理中了。”[3]

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静心学法，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兑现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和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关于副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

人的东西追求越多 离神就越远

文：宁夏大法弟子 慧心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在法中，我们都知道，修炼就是要不断的去掉人心，同化真善忍。只有不断的去掉人心，才能不断的离神越来越近，离真善忍越来越近。

那么，人心是什么？个人理解，人心就是人对世间幸福、美好、享受、安逸、情爱、名利等等的努力追求。说白了，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人也是为这些而活着。那么，作为人来说，追求这些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也追求这些，或者是为了这些而努力奋斗的话，那就只能说明他还是一个人，不管修炼了多久，也不管他是否说自己是大法弟子，他都只是个人，既然是人，那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所表现出来的也一定都会是人的状态。

在法中已修炼二十年的我，虽说修炼，但心却时不时的在人群中徘徊。在家庭中，因为觉得丈夫懒惰、没有上进心、不好好上班、又不会心疼我，所以一直对他不满，总是指责他、怨恨他，希望他能像我想象的男人的样子，有责任、有担当的撑起一个家，这样我也可以轻松一些，在常人面前也会有面子一些。同时潜意识里希望能遇到一个知冷知热疼爱自己、呵护自己的男士。但一切却似乎正好向着我所希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着。

在工作中，我努力工作，虽然知道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要做

是肉身追求欲望得到满足过程中的那份感受，仅此而已！

就是这个追求感受的心，也就是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和物质。当自己不断的追求它的时候，也就是在不断的加强它，不断的给它输送能量而不自知。

其实这个追求感受的心不是真我，它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一种物质，也可以说是一个生命、是一种思想业力，象附体一样。

师父讲：“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著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2]

通过静心学法使我突然明白了这个色欲心不是我啊！我是大法弟子，是来到世间助师正法的法徒，是我天国世界众生的王，我的众生等待着我回家。真正的我是同化真、善、忍的，是圣洁而纯净的。我怎么能被这些败物、垃圾所左右呢？

这么低级的肉身只是为了修炼而用的，为了在世间救度众生而用的。不是为了追求肉身享受满足欲望过程中的那份感受而用的，也就是说肉身是为真我所正用而来的，也可以说肉身只是一个载体而已。

一个神、一个菩萨会怎么看这个问题，真我就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跳出人的层次，站在神的层次去看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就不那么难了。

当我明白后，我就盘腿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这个肉身由真我主宰，按真、善、忍的标准同化。那个所谓的肉身追求满足欲望过程中的感受不是我，灭，想它死。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发完正念后，我感到我的空间场清亮了，头脑清醒了。

师父讲：“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

家人从害怕到主动抵制邪恶

文：北京大法弟子

我二零一三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北京西城公安绑架，非法拘留十天。从此片警和居委会的人常来家骚扰，搞的我全家不得安宁，孩子及亲朋好友都受到牵连。原本宽松的修炼环境一下子变的很紧张。我的家人也不理解我了，觉的我被公安局拘留、抄家，给他们脸上抹黑了，老伴和孩子哭哭啼啼的。我也很懊丧！

向内找使我认识到我以前忽略了给自己家人讲真相，老是埋怨家人“我自从修炼法轮功，这么多年我没病没吃过一片药，没花国家一分钱药费。身体健康人变好了，这是家里人都知道的，干嘛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从来没下功夫去跟家人说我为什么要出去给世人讲真相，这的确是我的错。

认识提高了，心情豁然开朗。从此我跟老伴出去遛弯或者和孩子聊天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善、忍”是最高佛法，是绝对的真理，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不能随波逐流。信仰自由符合宪法规定，我不偷不抢，坚持真理不丢人。中共搞一党制法西斯独裁，建政以来历次运动杀害了八千万国人，文革时期连国家主席都迫害死、贪污腐败、搞假恶斗。这场对信仰的迫害使全社会无道德而言，人什么坏事都敢干、明偷明抢，为了名利情不择手段的去伤害别人，败坏到了极致！人不治天治。

老伴和孩子都说：你炼法轮功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挺好的。只是你出去讲被抓之后警察常常光顾，致使全家人看到警车就受刺激，整日为你提心吊胆我们承受不了。我说：大法弟子在危难中冒死揭露邪党谎言，把真相告诉世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公安部认定的十四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江泽民个人意志制定的。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给大法弟

子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灾难。这次因为我没好好学法才招来了麻烦，连累了全家人使我感到很不安，你们千万不要对大法和我师父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那样会对你们不好。

我还把从明慧网看到的修炼故事和公安部的“敲门”行动是违法的，是“非法入侵住宅”罪，讲给家人。这样通过一段时间讲真相，老伴和孩子不再愁眉苦脸了、也没那么大压力了。

有一次片警给我老伴打电话，让老伴把我送到某法制培训中心，还说那里环境特别优美。老伴说：“环境好，你带你们家人去吧，我们老太太好着呢，用不着你们培训！”就把电话挂断了。片警又来电话说要到家里来让老太太在保证书上签个字，老伴说：“老太太不在家你别来，她不会给你签字的。”片警和居委会的人就去了孩子家骚扰，被孩子拒绝后，他们又到孩子的单位找领导想让领导给孩子施加压力，领导说老太太跟本单位没关系，管不了。片警等人只好扫兴的走了。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听到有人敲门，老伴打开屋门隔着防盗门一看是片警就不给他开门。片警说：“您开门我想见老太太，跟老太太照张像。”老伴说：“我们不欢迎你，赶快走吧。别再骚扰我们了！我关门了。”

看到家人的变化，我体会到经常给家人讲真相、互相沟通，是救度众生的一部份。

明白真相的人们

文：四川大法弟子 清玉

我是一名女性法轮大法弟子，今年五十四岁，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十八年的残酷迫害中，我经历了被关洗脑班、劳教和判刑，至今仍流离失所。

在各种环境中，接触了很多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他们中有成人和孩子，有汉族和彝族，有普通的百姓，也有企业高管。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和严酷的打压中，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正直和善良，保护并帮助大法弟子。

表现。我心里一下子释然了，是啊，如果我们都能为别人考虑着想，别人得到好处我一定不会得“红眼病”，当别人落难受伤时，我绝不会在心里偷着乐。不能为他人着想，为私为己去争斗，不就是恶人吗？不就是和真、善、忍的宇宙特性相反而让一切心变的脆弱吗？不为他人着想不就是很普遍存在的吗？

回想起我近一段时间讲真相，也很苦恼自己为什么没有慈悲心，好像是一种机械式的完成师尊布置的任务。原来，我缺少慈悲心是与这个嫉妒心、争斗心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不能真正为别的生命着想。别人不听我的真相时，心里还忿忿不平。偶尔思想中还会冒出“某某不听我的，就让你去死吧！”这样极端的斗争思想，自己都会吓一跳，也不知道这思想是从哪来的。

嫉妒心不去真是害人害己呀！

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境界〉……

也谈去掉色欲心

文：河北唐山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自修炼以来，我一直为去不掉的色欲之心而苦恼、沮丧、消沉，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甚至于一蹶不振，真是苦不堪言，导致我很长时间处于不修炼的状态……

我怎么摆脱它呢？我时常问自己：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还是个修炼人吗？我该怎么办？有时去学法点问同修色欲心怎么去，同修笑而不答。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突然明白，同修怎么悟的、怎么去的色欲心，那是同修在法中悟到的，是同修要走的路，在大法中修，师父告诫我们：“修炼是没有榜样的”[1]。我应该在法中归正自己，挖挖这个色欲之心去不掉的根了！其实这个根就

都笑了。

我们又来到另一片交流，一协调同修说，为把台历抓紧打印出来，她已经忙的好几天没学法了，实在忙不过来时，连不修炼的丈夫和孩子都上阵帮忙。

这一地区的很多同修到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多还是交流怎么做的事，互相之间攀比谁事情做的多等。遇到矛盾，多是向外求，为此当地协调同修间隔很大。由于形不成整体，经常出现被邪恶钻空子的现象，比如在同修中搞集资；外地来此演讲乱法；传假经文；组织大型户外炼功；在学员中抓“特务”等问题。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负责人也是修炼人〉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近期对去掉妒嫉心的体悟

文：大陆青年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今天在看《明慧周刊》中关于妒嫉心的问题时，引起了我对妒嫉心的再次思考。

一直以来，我对妒嫉心感到比较疑惑，对它略知一二，但好像并不真正了解它。虽然知道妒嫉心的表现比较普遍，师父讲过：“因为妒嫉心在中国表现的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1]也知道妒嫉心不去后果很严重，师父说：“妒嫉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嫉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的很脆弱。”[1]当看到师父说：“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2]心里就更疑惑了，妒嫉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知道，看不起别人是妒嫉心，得了“红眼病”也是妒嫉心，可是为什么成为恶者的根源就是妒嫉心呢？为什么妒嫉心不去会让修炼的一切心变的很脆弱呢？妒嫉心很普遍为什么我平时向内找很少能找到妒嫉心呢？

我在心里一遍一遍的画着问号，突然一个意念打到我脑子里：妒嫉心其实就是在争斗心的作用下不能为别人着想的一种

学生送我出校门

我因为坚持修炼，经常遭到当地公安部门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骚扰。

二零零四年的一天，我正在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几个县国保人员闯到学校找的我，要我配合他们到校长办公室所谓“核实”一些事。我不配合继续上课。他们指派一名做后勤的老师来说服我。我说：“我又没干坏事，有什么可核实的，叫他们不要干扰我的正常教学。”

这位老师悄悄告诉我：“清玉老师，你可要注意点，他们正在商量今天要带你走。”说完就离开了。这一切都被班上的学生们看的一清二楚，有的在窃窃私语，我看课是上不下去了，就趁此机会给学生们讲真相（全班学生早明真相，全都退队了），揭露中共的邪恶以及对好人的迫害，孩子们听了义愤填膺，都替我着急，大家给我出主意：“清老师，您不能被他们带走，我们保护您！”看到孩子们如此纯真善良，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

为了免遭绑架迫害，我决定暂时离开。

当上午最后一节课铃声一响，几十个学生便不约而同的把我围在中间，拥着我静静走出教学楼，一直护送到校外，见我没危险了，他们才转身跑回学校。

事后听说，放学后，国保人员和学校有关领导把我班的学生留在操场上不让回家，向学生逼问我的去向。孩子们没有被警察和校领导吓倒，个个守口如瓶，都说“不知道”。

企业高管：祝你们早日法正乾坤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因给学生讲真相被人诬告，被国保绑架到县看守所。三月，我被转押到市看守所。监室里有三十几个在押人员，其中一个大姐叫米珍（化名），是一名企业高管。她很善良，学历高，人也很随和，从不欺负人，与在押人员关系很融洽，有好吃的总要分一些给那些经济困难的人。

我到监室的当天下午，她就悄悄对我说：“我这里有你们

师父的经文，还有块手表和一床棉被，是你们的同修走时叫我替你们保存的，留给后进来的大法弟子。现在我全都交给你。”我听说有经文和手表（发正念用），真是太高兴了，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

看守所里规定在押人员每天做奴工——生产打火机。米珍手脚很麻利，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看守所还总给些食物、啤酒之类的让她们吃。她和身边的人都是明白真相的，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分些给大法弟子和其他人，我们买了吃的也回请她。只要有时间，我们就给她讲真相，她压根儿就不相信共产邪党会干什么好事。

有一次，监室里的在押人员活干的多，狱警叫厨房做了几份菜和一些啤酒送进来。吃饭时，所有的人围坐在一起，我端着半碗水，首先说：“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早日平安回家！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你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米珍端着酒碗回敬道：“我也衷心祝你们法轮功早日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大家听了，全都发出愉快的笑声，接着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狱警帮我维权

二零零八年，我从二楼搬到三楼。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是该监室的狱警B值班，我要求见她，她说：“好嘛。”办公室里只有她在，她叫我坐在沙发上。我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通过交谈，我感到她很善良，也很有修养，不象一般的警察对待法轮功学员那样粗暴和敌视。我就从自己如何得法讲起，一直讲到现在中共的迫害，她一直默默的听着，没有阻止我。通过多次接触，我才知道她曾经分管过（迫害）法轮功，难怪她对法轮功这么了解，也从不参与迫害，她心里明白真相，而且她在服刑人员中有较好的口碑，犯人们都很敬畏她。后来我和她关系很融洽。

监狱规定每个服刑人员包括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月可打一次电话，每周可买一次食品。但是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既限制自由，也不允许购买食品，更不要说打电话了。

可令我意想不到的，第二天，她又来了，说昨天交流的那些体会，回去后就全都忘了。再一想到那些事，自己还是想不通，依然愤愤不平。

事后，我与同修去和那片同修交流，发现整个那一片同修大都也是同样状态，遇事向外求。在邪恶迫害初期，因为这位老协调同修很强势，那时与同修也有矛盾，但同修都很依赖她、指望她给大家遮风避雨，所以很多矛盾被掩盖起来了；可环境宽松了，矛盾就都暴露了出来，同时给她一个提高的机会。可由于这位协调同修将做事看的很重，修炼因素相对很少，后来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走了。每想到此，在同修这我也想到了自己的责任，真的是很痛心。

几年前，在一较大城市的协调人之间，矛盾重重，特意约我们两位同修去那里交流。到达时已是晚上了，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位协调同修家。次日一早，我们准备去另一位同修家交流。在等来接我们的同修时，听带路的同修在埋怨司机同修：“昨晚说的好好的，这都过点了，怎么还不来？！”我们听后就说，看来是因为我们还有怨心，邪恶就借此来干扰了。这位同修很惊讶的说，“啊，是他来晚了，我们也得向内找啊？”我们都笑了。

等我们到了同修家，交流刚开始，房主同修也是当地协调人之一，首先近乎哭诉一般谈起其他协调人如何排挤她，还弄来一帮人给她开“批斗会”。恰好她提到给她开“批斗会”的协调人也在场，一听就反驳她说话不实，接下来是一番解释。房主同修在证实大法中做的事真的很多，我们在交流切磋的过程中，另一个房间的打印机还在不停的忙碌着，地上摆着一摞摞打印好还未来得及装订的挂历和台历。

当去另一片与学法小组协调同修交流时，他们一再让我们先说，于是我们谈了一些向内找的体会。一位老年同修碰了一下身边的同修说：怎么样，看看人家那地区的同修向内找的多好，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可那天，你就是和我过不去，可你直到现在也没向内找。在场同修一听，29

勿将做事当作修炼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将做事当作修炼的现象，在同修中也是普遍存在。如果是普通学员，可能仅是个人修炼中的问题；而如果协调人将做事当作修炼，不仅阻碍着自己的修炼提高，也会影响到所协调范围内的同修。

一次，当地某片一协调同修来找我，一进门，就倾诉起自己的苦衷：“你知道吗，那些年，我们那片的协调人都进去了，同修都趴下了，只有我一个人傻乎乎的顶着压力在往前走，打印机谁家都不敢放，只好拿我家来；打印好的资料没人敢存，也都放在我家；同修家的学法小组都不敢让同修去了，也都来我家学法；周边农场缺资料时，也都是我去给他们邮寄。我家老伴、孩子都不修炼，你说我得顶着多大的压力……”我听着七十多岁的老协调同修如数家珍般的述说着在邪恶疯狂时期，亲身经历的故事，确实很感人。可接下来听她说起与同修发生的那些矛盾，又觉得很可怜。她说：“那时候，同修都哪去了？可现在环境宽松了，同修的翅膀也都硬实了，就开始说我的坏话，背后整我了。我倒不是非要去当这个协调人，我什么都能做，但就是心理不平衡。”

听她激动的把话讲完，我说，姨啊，咱们先将心平静一下。其实，您做的真挺好，特别是在邪恶疯狂时期，那时没人出面协调，你能顶着那么大压力走过来，真的很了不起，但是，你是否记得师父讲过这段法：“因为你们是大法在常人这一层中的精英，我不能只叫你们工作而不叫你们圆满。”[1]她说，原话我记不住，但是我知道师父讲过。虽然同修有执着，在背后说你什么，这确实不对，伤害了你，但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提高心性的环境，也是在考验我们让不让人说啊。我又与她交流了一些自己遇到不公时如何向内找修炼提高的体会以及其他协调同修遇到矛盾向内找的修炼故事。最后，她说，今天听过你这样的交流，我心里敞亮多了。

新年快到了，服刑人员都去超市购买过年的食品，大法弟子们有时饿了连充饥的方便面也没有，警察一旦发现就给搜走。

有一天晚上，包夹我的人员问我：“B警察问你打不打电话？”我一听，高兴的说：“当然打啊！”四年多了，我第一次与家乡的亲人通了电话。

过了几天，B对我说：“这些人（指狱警）也太没人性了，过年过节都不准人（指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买点吃的。清玉，我要帮你维权。”第二天轮到分队买东西时，她就叫包夹人员给我买了些食品回来。

新年过后，我即将结束冤狱回家。之前就知道很多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期满后就被当地派出所直接送到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有一次收工后，我和B从车间出来走在后面，她真诚的对我说：“你出去以后就再也别到这里来了，你是知道里面的（邪恶）。”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是肯定不会再来了。”

记得出狱那天，本来是另一个狱警送我出大门，我见她来了，就叫她送我出去。她答应了，走时还帮我提包。到了大门口，她对来接我的所有人员说：“你们准备怎样安排清玉？”接我的人连声说：“直接回家，直接回家。”她又接着说：“清玉除了没‘转化’外，比哪个服刑人员都做的好。”

人心与因果

内蒙古多伦县两警察遭恶报死亡

前任多伦县看守所所长石广仁遭恶报死亡

石广仁，男，七十多岁，退休前任多伦县看守所所长。二零一七年九月下旬，被三轮车撞倒，胫骨碰在马路牙子上折断，当场死亡。

石广仁任职期间，正是邪党迫害法轮功最残酷时期。迫害的头一年，因为进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多，多伦县看守所非法

关押法轮功学员从未间断。受邪党谎言的蒙蔽，石广仁经常辱骂被非法关押在囚室里的法轮功学员，有时骂得非常难听。有一次，竟然拿装牛粪的盆子（那时看守所冬天生炉子，要用牛粪引燃煤块）给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囚室盛饭。

二零零一年四月，县公安系统组织员工到城东水库旅游。石广仁的儿子下水游泳，不幸溺水死亡，另一个下水救他的警察也没上来。从此，石广仁意识到自己可能遭了恶报，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同时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可是大法弟子知道，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对自己的过往言行必须发自内心悔过，并认清邪党的面目，方可自救。

在石广仁出事前，有大法弟子再次给他讲大法真相，他没有正面认识，也没有悔过，却回应说：“爱咋地咋地吧，我凡事就这样了！”结果，没能改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成牺牲品的命运，遭了恶报，断了命。

为邪党迫害助力 多伦县公安人员张清宇遭恶报死亡

张清宇，男，时年四十周岁，多伦县公安人员。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初，因血小板无端消失，在北京最好的医院流血不止，死亡。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初期，张清宇作为内蒙古多伦县某派出所片警（后来担任过副所长），积极参与监控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围堵、抄家、恐吓、抓捕，样样不落。有时深更半夜去骚扰，让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担惊受怕不得安宁。

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九年之间，多伦县有六十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劳教，被看守所和洗脑班非法关押的有四、五百人次。可以说，张清宇从警最初的这十年都在为邪党迫害法轮功助力。有一次，他闯入一个姓李的女学员家里，问人家还炼不炼功了，这位学员给他讲炼功受益的事实，他却强迫人家骂自己的师父，说了很多污蔑大法的话。当时这位学员就告诉他：“谁骂谁造业！”

有熟人当面劝过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内心并不在

的事情，还觉的自己学法很少干扰，很清醒的学，很精進。

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就开始抄法，坐在那身上的肉就感觉疼。昨天也是因为坐着身体疼就不抄了。刚刚抄到一页的时候，笔就不好使了，断断续续的下水，写出的字还有双影，手感特别的不好，就觉的笔尖划纸了，还发出喇喇的响声，一直没有这个情况的，而且这个笔芯是昨天刚刚换上的。我的心一下子难受了，烦躁起来，马上就不想抄了。

刚想放下笔的时候，有一个念头出来：不让我走的意思，似乎在告诉我：不要被带动，不能有情绪就不抄法了。我一下就稳下心来继续抄。写着写着，还不断的抄错，笔还是那样不好使，烦躁的心一下又上来了，马上就想走，有一念又定住了接着抄，实在不好使我就把笔芯拿出来，不知哪里来的气，把笔芯一下就摔在地上了。又换了一个新的还不太好使。心里生气又要起身不抄了。

这时又意识到：不能走，我本来是要抄法的，是因为这个问题出现了、烦躁、生气，心情糟糕透了，总有个念头让我不抄了走人。这不是干扰吗？心定下来继续抄法之后，发现眼前一个亮晶晶的金色光点突然闪一下就没了。这一切的干扰都是来自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干的。一会，眼前忽然一个象水的漩涡一样的闪过，我想是法轮在清理空间场，悟到了，能使我继续抄法的是师父法身在点化我。师父帮我了。谢谢师父。

从中感悟到：修炼人的一思一念真的很重要，稍一疏忽就分不清自己从而被干扰到了，还以为自己怎么这样了，怎么什么都不对劲了，其实都是邪恶要执意干坏事。可是我为什么被干扰了呢？我悟到，把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仅仅找到了还不行，还要排斥它、修掉它，同时还要摆正基点，以纯纯净净的心态学法。师父说：“带着执著而学法不是真修”[1]，是啊，我对师父这段讲法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走向圆满〉

的她能坐起来学法、发正念了，过程中同修们也付出了很多，也很重要。熟悉的同修怎样把握也很重要。

怕心，不仅仅体现在邪恶操控警察在绑架大法弟子，利用毫无人性的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体现在，邪恶利用另外空间的乱七八糟的变异的、败坏的生命，直接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身体、一思一念进行干扰和迫害。这时，没开天目的我们看不见另外空间，看不见邪恶的生命在干坏事。那么就需要我们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去坚定正念，信师信法，认清邪恶，清理邪恶，全盘否定邪恶的一些安排。

个人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

不能忽视一思一念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今天吃完早饭，我就准备学法，坐下来之后，想一下，先抄法？这时一个念头闪过：这几天抄法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就看书吧。然后又有一念出来：有没有感觉也抄法。我一下就警惕了，这个不想抄法的念头说明了什么？仔细思考后，恍然大悟：啊，原来我学法不是为了改变自己，对照法向内修自己，而是在向外求，为了自己得到什么，求悟到了法理后身体的变化等等，这不是有求而学法吗？想在大法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利用大法为自己服务，从而得到人中的好处，这是人在大法中索取，多么肮脏的思想啊。师父为度我们耗尽了一切，为救宇宙苍生耗尽了一切，其中的艰难和巨大的付出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和看到的。

想到此，我的内心百感交集，真的愧对恩师的慈悲救度，让那些对我寄予希望的宇宙众生失望啊。修炼二十一年了，可这个人心、私心根源至今没有修掉，而我却肩负着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把师父一再延长的最宝贵的时间，用人心在做大法

乎。有法轮功学员告诫过他父母：“千万告诉你儿子不要干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法轮功是救人的，这可不是小事，得考虑自己的将来！”他的亲人也受邪党谎言迷惑，满不在乎。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张清宇身体不适，在弟弟的陪同下去北京检查，没有确诊。半个月后，身体更加不适，又到北京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说没遇到过这种病例，做血液化验，没有血小板。当时鼻子出血不止，又赶上血库无血，最终不治死亡，年仅四十岁。

张清宇在同事和同学间，口碑曾经一直很好。可惜受到邪党和江泽民的蒙蔽利用，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最终付出了用生命去偿还罪业的代价。

很多警察都清楚，对法轮功的诽谤诬蔑都出自中共江氏一伙控制的喉舌；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都是出自江泽民集团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指令。可是有的警察却不相信，谁执行了这样的政策，谁就是中共和江泽民的帮凶。诽谤天法，迫害大法弟子天理不容！如不悔改，最终都会以恶报偿还。

时事评论

我眼里的法轮功

文：湖南衡阳一大法弟子家属

法轮功，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其实我本人不是一个法轮功的炼功人，但我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

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当我告诉她我爸是炼法轮功的时候，她的表情像谈虎色变般的惊恐，说：“别和我说这些东西，我不想听。”由于我当时急切的想让她明白大法真相，再次委婉的和她提起时，她用极度抗拒的声音对我说道：“再说这些，我马上就走！”

她的心情，我其实非常了解，毕竟在这种党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这铺天盖地的宣传与造谣让人们从心底惧怕，但那一刻，我的心情，确实是你们无法体会的——我感到非常绝望。

曾经有很多人都问到我，你爸炼法轮功，你支持吗？我的回答却是：嗯……想知道吗？我来给你们说我的故事吧。

我出生在一个工薪家庭，爷爷因为抽烟，五十三岁死于肺癌，我从来没见过他。小时候，家境还算富裕，因为父亲不但在公司里上班，下班后，还会去做点小生意。记得那时候，好多小伙伴都很羡慕我，因为那时我每天都有不少的零花钱。

但和谐的表象下，其实也隐藏着许多矛盾，比如说，父亲特别爱赌，只要听说是打牌，基本上什么都忘记了，一坐就是一天，有时输钱了，还会和我妈吵架，弄的家里鸡犬不宁。我记得小时候我爸还抽烟，小时候还经常逗我玩：“来，儿子，帮老子点根烟。”那时我也不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就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帮他点火，之后他会流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仿佛在说，你看，我儿子会帮老子点烟了。

日子就这样过着，但在九八年的一个傍晚，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这一切——我妈忽然疯了！她一时间胡言乱语，癫狂的大喊大叫。那一年我才七岁，也是那一年，父亲开始学

的情绪动，让他过好日子，怕他受伤害，因此对别人产生怨恨，造成与常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家人对修炼人的不理解，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

学法中我认识到，魔难中没过好的，往往还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敢于吃苦的恒心，守不住正念，负担重、害怕，把难看大了，又怕吃苦；总想感受身体的变化，思想也随着动。那不是动心了吗？心性提高不上来，邪恶也会抓住把柄迫害，魔难就会长期不能消除。师父不会帮助一个常人单单除去病业的，人就是有生老病死，人有人的生存的路，人做什么都要自己去偿还，这是天理，只有修炼师父才能管的。

一个多月前，我去看一位刚刚从医院输半个月血回来的同修，她告诉我，自己身体不好，肚子都满了，意思是有两种情况，她才知道医院说是癌症。住院前，她已经很长时间这个状态了，肚子有些鼓鼓的，小便失禁，浑身一碰就疼，很怕冷，就用小被把肚子围起来。我悄声问她：你是怎么去的医院？她说：我都迷糊了，这能跟师父回家吗？我去医院，好点我再好好的修炼，跟师父回家。她说到这里时，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了，思想中的细微变化，很难分的清是神念还是人念，其实也很容易分的清的。我压低声音说：当时你迷糊了，要是直接求师父救你多好啊？她没有说什么，很迷茫的样子，不知如何回答我。她也说过自己悟性不好，不会悟啊。我感觉她还是法学的少，分不清人神之念，用人的办法解决修炼中的问题，没有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当成修炼人来解决，却把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当成了“病”去治，结果到了医院就比在家时严重，下不了地了，翻身都很困难，大小便也在床上完成了。她还对我说，我有计划，过几天每天晚上让儿子儿媳扶我起来坐会，一天一天的，慢慢就会好的，还告诉他们，我好了你们也减轻了负担。看到她无可奈何、稍有些麻木的样子，深深的感到了学法、实修是何等的重要啊，每一关每一难，都体现在“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后来有同修主动出来牵头，身边的同修去她家和她一起学法，交流，慢慢

师父”这句话了吗？查找自己，果然自己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相信师父，还在顾虑重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的，希望马上有个转机。当时有个念头意思是我这几天收拾房间，坐在地上又凉又潮造成的。丈夫和孩子让我上医院看看，我就坚持不去医院。邪恶的目地就是在钻我生活的艰难、亲情干扰，再加上身体出现问题的空子，企图摧垮我的意志，毁掉我的修炼。邪恶什么都不是，我有师父看护，我再次坚定正念，信师信法，不再想这个事情了，该干啥干啥，两个小时左右，尿血的症状消失了。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第三次，二零一六年下半年，一天我突然浑身像虚脱了似的，头晕、发烧、想吐、浑身难受、起不来、从未有过的那种难受、思想中感到无能为力的。当时我丈夫去世不到一年，孩子刚刚工作，早晨四点多就上班去了，家里就我一人。我知道这是邪恶对我的迫害和干扰，怎么办？我想到师父说过的：“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 所以，除了整点发正念，我就背法，时时的背法，想到哪里就背，不停的背，心里就想法，其它什么都不想。当负面的念头出来，我就是背法，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整整三天，我就恢复了正常状态。期间，也有干扰，就是让我灰心，让我感到怎么都没用，甚至是越来越重，没有一点希望好起来。当时的每分每秒都要无法坚持了。可我就是坚定自己的一念，背法，调整心态，不把它们当回事，不去放大负面的东西，不被感觉带动，就是不停的背法。我体会到了，就是没把它们当成负担，不害怕。坚定的意志不可动摇，师父就会帮我们走过魔难，如果思想一动摇，邪恶负面的思想就会起干扰作用，甚至加大魔难。

后来认识到，这些魔难都是自己有没有修去的执著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在修炼中，忙于做事，学法少，看不上同修，证实自己，面对问题绕开走，失去了提高的机会。放不下亲情，遇事爱走极端，忽视了家庭和社会环境也是我们不可脱离的实修环境。执著对孩子的情，当他受到委屈的时候，心里随着孩子

习了法轮功。

日后的父亲带着母亲四处寻医，住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为了母亲的治疗，迅速的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之后的生活如同噩梦一般，母亲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之下，曾经做过很多疯狂的举动，在家打开煤气罐放火、自杀、离家出走、无缘无故的打人，打砸家用电器、家具等等、脾气异常的狂暴，从此我们家再没安宁过。

后来母亲居然还跑到公司的办公楼的三楼跳下来，重重的摔在水泥地上。当时公司的同事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给予了我们家慷慨的捐助，真的非常感谢，感谢那些慷慨善良的人给予我们家无私的帮助。因为他们的捐助才让母亲得以住院查出伤势情况，肱骨、髌骨多处骨折，需要动手术。可这个工薪阶层的家庭再也无法承担高昂的手术费。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这些，可你能想象一个自己的家人躺在病床上又没钱治疗的无奈吗？父亲几夜未曾合眼，无奈与责任压的他喘不过气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把病人转回家再想办法。

母亲日夜躺在床上，一切都需要照料，父亲既要上班，还要每日中午赶回家，做好饭菜给我和妈妈吃，下午下班后，给她倒屎尿、擦身子，涂药、喂饭……之后请来民间医生把她的骨头接上。

母亲机体恢复特别好，可精神病并没有好转。父亲怕她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专门找了个房子让她单独住里面。依然每天给她洗澡、送饭、打扫房间、细心的照料，冬去秋来，转眼十八年。其中的每一天几乎都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过。“累吗？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我问道，爸爸说：“这是责任所在，是对炼功人的最基本要求。”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他这样的回答。“如果不是大法信仰的支撑，我不可能坚持下来，可能在她离家出走时我没找到，就不会再去找了。”站在一个非法轮功修炼者的角度看，我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变的那么彻底，但是我

看到了爸爸就因为这信仰的力量，从一个无视家庭责任、只顾打牌、玩乐的人变成了现在对家庭负责、对身边的人友善、凡事都愿意考虑别人的感受、工作上也得到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的人。

其实我有时也经常和父亲争辩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事情，有时候，我们争论，我甚至会觉得修炼法轮功的人特傻，说出来的事情“不科学”。可现在想想，我应该多换一个视角去看待问题，也许我们不应该立即一口否认那些我们并未见过的神奇事情，未见不代表不存在。

再想想，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多达一亿多！难道他们都傻吗？难道他们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比我们聪明吗？答案我想无需太多争辩，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可正是那群我曾经认为傻的人，他们甘愿吃亏，为人真诚、善良、隐忍，不与别人去争权夺利，凡事首先找自己的过错而不是怪罪别人，在这个利欲熏心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一片净土，这难道不是一种人格魅力吗？扪心自问，这世间几个人能够抵御的了这花花世界的诱惑？我必须承认我不能。你们呢？能做到吗？也许吧！

如果现在有人问起我，你对你父亲炼法轮功这个事情，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想我会大声、洪亮的回答：

“好！”如果父亲当年没有遇到法轮功，依我的个性，真不知道我现身在何处，也许现在是一个街头小混混，更不敢想象母亲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我可以这样说：法轮功拯救了我的家庭，也改变了我对人生的态度，法轮功让父亲成为了一个合格的丈夫，和蔼的父亲，让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懂得了如何做人，我能有什么理由去否定他呢？

是心性的提高、层次的提高，走在师父安排的神路上。

九九年迫害开始后，我身体上也有过三次魔难，但走过来的方式都不一样：

二零零六年左右，我的腰部突然疼痛难忍，不能直起来，只能躺着了，同修知道后给我发正念，结果，快要到一周了，我却躺在床上动不能动了，开始时还能翻身，后来不能翻身了，更严重了。看到我丈夫和儿子积极的做家务，我忽然悟到：都把我当成了病人了，我不能躺在这里，修炼人怎么能跟病人一样呢。我就在想：做什么能让腰更疼呢？洗衣服。这时家里没有别人，我就决定去洗衣服，我都不知道本来连翻身都不能的我怎么起来后走到卫生间的，把大盆放满了水，用搓板猛的用力搓洗衣服，当时腰怎么疼的都不在意了，我就要让它更疼，看它能疼到什么样，我就这样让腰部用力使劲搓洗衣服，结果，不一会的时间，我的腰就好了，邪恶对我的迫害消失了，至今已经十几年了。

第二次是在二零一二年的年底，我被监狱迫害出来以后，回家看到丈夫得了脑梗、糖尿病综合症，人黑瘦的，全身无力，天天吃药，家里到处都很脏，地面、床单等等尽是污垢。丈夫为了治病还招了附体，屋里供的大柜子满是狐黄白柳，真是不知他和孩子这四年多是怎么过的。而且我的父亲刚刚去世十二天，我没能见到最疼爱我的父亲最后一面。我看到眼前的一切一切心都被带动的真是欲哭无泪啊。

两个月后，我突然尿血，曾经在医院化验报告单上红细胞计数，正常值是0-30.7，而我却高达14339.20；白细胞计数，正常参考值：0-39，而我是883.6，把医生都吓的说你这也太高了，我这不能看了，你转科吧。这与狱警给我吃的菜里拌了不明药物有关系。这次尿血疼痛的很，一分钟就去排尿几次，我想，这个不是病，修炼人没有病，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放下一切。然而，还时时的看看效果，我觉的自己没有真正的相信师父，嘴说把一切交给师父，实际并非如此。这时我就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刚才说的“把一切交给

我就给她换衣服，衣服湿的象水洗一样，头发也湿的都打绺了。父亲高兴的，只听他说：“哎呀！哎呀……”都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三个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十几年了，母亲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状态。

师父讲到：“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炼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它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炼功和真正修炼的，特别是这种状态，它不会导致有病的。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使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1]

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豁然明白了，站在什么基点看待大法弟子修炼中遇到的事情，这是关键。对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时候，心态很主要。特别是遇到身体出现常人的“病态”时，如果内心平静的理智的在法上认识这个问题，转变观念，把看起来是个坏事当成好事，魔难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首先把它当成了很重的负担，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就会使魔难加重，甚至变成无法逾越的大难。我理解“负担”也就是担心，担心不就是怕吗？相由心生、随心而化，就使问题更为严重。其实，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正法修炼，旧势力会以此对所有大法弟子进行邪恶的“考验”。所有的魔难就是对大法弟子信师信法，走出人来的真实检验。无论其这么表现那么表演，反映出来的现象都不是真实的，都是针对此时的人心而来。

大法修炼，“生老病死”早已远离了我们，师父已经把我们都从地狱除名了，我们怎么还能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的修炼呢？你要看重表面的现象，就会被带到常人认识问题的复杂里面去了，而人在世间养成的习惯就是当遇到问题时总是找一些人的办法来解决，脑子胡思乱想。大法弟子面对复杂的各种问题，哪怕是自我感觉绝望了，没有一点希望了，你都不能被感觉带动，只要守住正念，就是另一番景象，“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魔难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得到的

修炼园地

警察你违法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有一次警察上门恶意骚扰，同修依法举报、控告，并收到了受理回执。事后警察主动上门赔礼道歉，请求撤诉，因为如果立案调查，他的仕途就无望了，甚至可能下岗。

“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没个合格，只有下岗。

“实践中我们还跟他们讲：还象江泽民时代那样肆意违法搞迫害，马上就要被控告起诉，必然做替罪羊，开始倒大霉！可是不执行上边的违法命令，你又怕倒小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不留证据？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与其倒大霉，不如不作为。

“官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你现在的岗位，多少人盯着呢，你不下岗，别人就上不去。中共从来都靠打击对手树立政绩，周、李、薄那一大批国级、省级大员都能被树了政绩，谁还能可惜你？继续迫害，面临的是不断被控告起诉，遭法办；金盆洗手，将功折罪，我们既往不咎。你也是江泽民的受害者，你的生命和未来，同样可贵。”

这是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刊登的《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交流文章的一段话，浅显易懂而又微言大义，慈悲中透着威严，警察能听到这番话，怎能不动心？因为这是与他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这是对违法犯罪的公检法人员最大的救度。

由于文章的标题是《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有些同修认为与己无关，自己也没想打官司，包括我自己在内，因此也没

留意文章在阐述什么，在今年五月份开始的地毯式警察敲门违法行动中，自己也被波及了，虽然敲门没找到我，但面对中共政权撑腰的犯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的警察，自己有点无可奈何。自己在十八年的反迫害中被邪恶绑架了五次，却一次都没有想到应该告他们，这就是在党文化控制下的大陆人法律淡漠的悲哀。总是认为，你能把中共怎么样？

正法进程到了开始清算江泽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团的罪恶的时间点上了，自己却仍没感受到正法的进程，思维还停留在十八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

幸好自己一直在背法，全力以赴背法已经背一年多了，师父就把这篇文章自然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此时的我，感觉真如醍醐灌顶，正念一下子贯通了整个空间场，对呀！我们才是掌握正义和证据的，我们怕什么？！

详细的看完了这篇交流文章后，我感到怕心真的全无了，走路不四下张望了，也不担心是否有人跟踪了，去学法小组也不担心是否会被堵到屋里被绑架了。自己的整个空间场都回荡着来自正念的一句话。

这是师父看弟子不悟，用这篇文章加持自己，在此叩谢慈悲的师父。

怕心本身真的很可怕。几个月前，我身边有两名同修被警察骚扰了，其实只是给儿女打电话骚扰，还没面对警察呢，其中一个同修就害怕了，看谁都象警察的卧底，看谁都象在跟踪她，其实，根本就没人跟踪，最后把和她交流的、让她升起正念的两位同修也给撵走了，最后自己搬家了。

另一个同修，怕心出来后，晚上不能开灯，往楼下一看全是警车，其实根本没有警车，全是幻觉，后来此同修不断的学法，排斥怕心，最后走出了怕心的泥潭，到小组学法了。

由于《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文章很长，又有些法律的专业术语，文化低的同修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自己就把其中简单易懂的，又对目前警察敲门违法行动，与警察对话有震慑作用的一部份摘录下来，供那些同修借鉴。希望，在不影响学

法的情况下，大陆同修都看一看《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这篇交流文章，这对解体当前的“敲门行动”，救度公检法司人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人看法，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守住正念 再大的魔难也会消除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七日】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越来越体会师父的伟大、佛恩浩荡。大法超常而神奇、博大而精深，真的让小小的我时时感动的泪流满面，师恩浩荡啊。也深深的体悟到了学法的重要，体悟到了大法的严肃。

下面谈一下自己在面对魔难时的体悟和认识，与同修共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十年前，一次我在母亲家与几个同修一起学法，学完之后，其他同修走了，只有一个同修在，母亲突然就大汗淋漓的把衣服、头发都湿透了，站那要呕吐，极为难受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常人的心脏病一样。我和同修坐那就发正念，可是看到母亲越来越严重。同修走了，母亲要躺下，我刚要动念“躺下就不好了”，一下意识到不应该这样想，然后就扶着母亲同修躺下了，父亲看到母亲的样子就哭了。

这一切都发生的很突然，我那时感到了另外空间有很多生命在看着我，看我内心在想什么。我忽然意识到了，邪恶在利用我母亲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同时在考验我。我想，不承认你们的什么考验，就是不动心，不害怕。母亲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对着躺在床上的母亲说：我们修大法了，师父早已经给我们净化了身体，对我们是不是都一样啊？她点点头。但是我感到母亲把身体出现的现象和以前自己得过的心脏病在联系，在困惑。所以就和她说了些修炼和常人身体的关系，启发她的正念，当时还说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我和她说了也就是不到五分钟的时候，母亲突然就坐起来了，说我好了。